

『從修道院的建築反省中世紀修道主義的演變』

- 黃偉健 (MDiv1)

(一) 前言

在中世紀的教會歷史中，修道主義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說中世紀教會的生命都是靠修道院來維持。

在修道主義最高漲的時期，單是在歐洲細斯特仙修道會的修道院已有 742 間，可見修道院對當時教會及社會影響之大。這些修道院都是由不同的修道會所建立，它們不同的建築風格往往能反映這些修道會背後所擁抱的修道主義。

因此，本文嘗試透過研究四個修道會的建築，分別是本篤修道會、克呂尼修道會、細斯特仙修道會及卡爾特修道會，¹探討它們背後的理念²及修道主義在中世紀的演變，從而反省這些演變對香港教會的啟迪。

(二) 修道院的建築及其背後理念

這裡我們先簡單介紹上述修道會的歷史背景，然後選擇當中較具代表性的修道院建築作研究，最後探討其背後的理念。

1.0 本篤修道會 (Benedictines)

• 歷史背景

本篤修道會是由努西亞的本篤(Benedictine of Nursia)所設立，他在羅馬求學時，眼見城中充滿罪惡，於是退隱到山洞中過修士的生活。³後來因跟隨他的門徒漸多，他便於 530 年在蒙特迦西諾山(Montecassino)建立十二所小型修道院，⁴並設立「聖本篤規條」(Rule of St. Benedict)來管理修士的生活，本篤修道

¹ 這四間修道會可說是代表了六世紀至十三世紀的主要修道主義，至於在十三世紀初出現的道明會及方濟會，因他們是以旅遊的方式去佈道，不是在固定的修道院內生活，所以不包括在此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² 每個修道會背後的修道主義都是很豐富的，此文嘗試從建築入手作探討，目標只是對每個修道會的理念作概括的認識，並不包含所有細節。

³ 華爾克：《基督教會史》，謝受靈，趙毅之譯（香港：基督教文藝，1970），頁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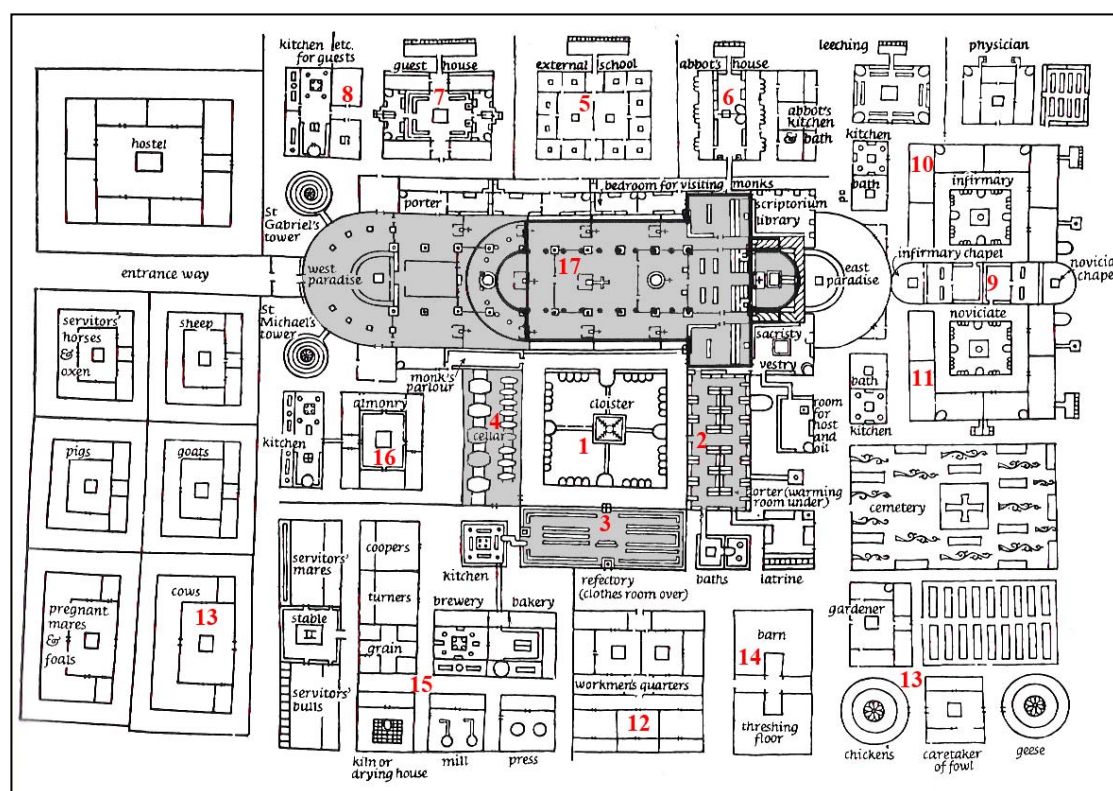
⁴ 可惜這十二所修道院在外族蘭巴(Lombards)入侵時已徹底摧毀。參：Wolfgang Braunfels,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27.

會亦因此正式成立。⁵

到了八世紀末，卡羅林王朝(Carolingians)的查理曼(Charlemagne)對本篤修道會表示認同，並建議全國所有修道院採用「聖本篤規條」，本篤修道會亦成為當時西方修道會的主流。⁶以下修道院的藍圖便是由當時一位效忠查理大帝的修道院院長喜圖(Haito)在 820 年所設計，雖然最終並未建成，但卻被喻為是最理想的本篤修道院藍圖。⁷

• 聖哥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t. Gall)⁸

聖哥修道院可分為五個主要的區域，第一個區域是環繞「迴廊庭園」(cloister)(1)的「修院群」(monastic enclosure)，當中包括修士宿舍(2)、⁹食堂(refectory)(3)及酒窖(cellar)(4)，這區域只准修士進入，而且每次入內也要按「聖本篤規條」洗腳，可說是修道院中的修道院。



• 1a 聖哥修道院平面圖

第二個區域是向外公開的，在這裡可找到對外的學校(5)、院長宿舍 (6)、賓

⁵ 布恆瑞：《初早期基督教會簡史》，郭鳳卓譯（臺北：真道之聲出版社，1985），頁 193

⁶ Carl A. Volz, *The Medieval Church*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7), 54

⁷ Wolfgang Braunsfels,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37 – 38.

⁸ 同上書，頁 41 – 43。

⁹ 修士宿舍可容納約七十多名修士。參：同上書，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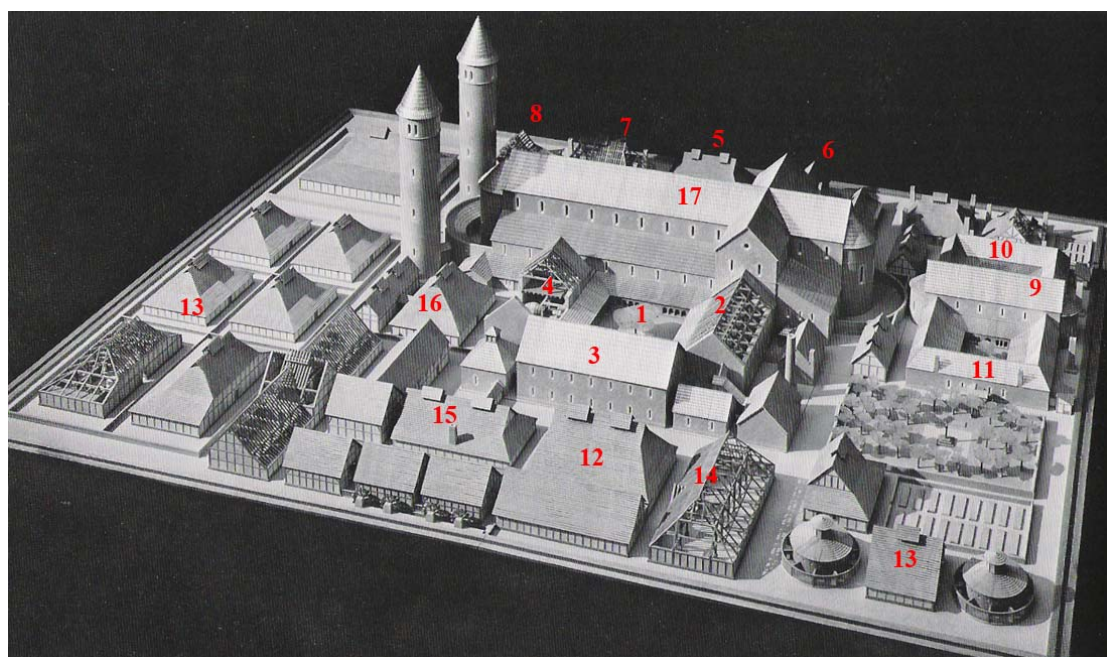
客宿舍(7)及其廚房(8)，這些設備正是要用來服侍皇帝及朝臣的到訪。

在修院群的東面的第三區域就是醫務所(infirmarium)(10)及見習修士(novices)的宿舍(11)，它們分別有獨立的迴廊花園及小教堂(chapel)(9)。

而第四個區域則是技工(craftsmen)和僕人(menials)的宿舍(12)及他們的工場，包括農場(13)、穀倉、打穀場(14)、麵包烘房、釀造房、麵粉廠等(15)，而招待朝聖者及貧窮人的旅舍(16)也建在這工場的附近。

雖然第二至第四的區域除了服侍修士外，也服侍附近城市，部份地方更是公開的，但它們也被看作為修道院的一部份，有圍牆與外界相隔，一般稱為「修院地域」(monastic precinct)。¹⁰

至於最後一個區域就是建在迴廊花園北面的大教堂(17)，¹¹它不只供修士使用，也是教區居民(parish)及朝聖者敬拜及禱告的地方。



• 1b 聖哥修道院模型

• 背後理念

從聖哥修道院的藍圖，我們可看到由六世紀初到九世紀末，本篤修道會無論

¹⁰ Michael Aston, *Monasteries, Know the landscape*. (London : B.T. Batsford, 1993), 89 -93.

¹¹ 根據本篤修會傳統，教堂多建在「迴廊花園」的北面。參：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75。

在修道院的外觀及其社會的地位上都有很大的轉變。

首先，由起初只容納十二名修士、完全封閉並建在山上的小修道院，發展到可容納七十多名修士、部份開放並建在城市當中的宏偉建築群，當中可看到本篤修道會對禁慾及隱居的追求已漸退；¹²然而，從「修院群」的位置、其封閉性及與其他區域的分隔，可了解到修士的生活仍與外界有一定的隔離。此外，從「修院群」內的排列，也可看到他們仍然按「聖本篤規條」，以敬拜(*opus Dei*)、閱讀(*lectio divina*)及勞動(*opus manuum*)為主要的活動。

其次，從為皇帝而設的賓客宿舍的位置、規模及設備，可知道皇帝在修會中佔有一定的位置，而根據「聖本篤規條」，¹³院長亦需要與皇帝等客人一起用膳，可想而知，修會與皇權的關係比以前變得更緊密。

更重要的是，隨著「修院地域」規模之擴大，修道院不只能夠自給自足，更可向城市提供食物、工作、教育及醫療等服務，修道院在城市中的位置亦因此變得愈來愈重要；加上查理曼期望修道院能成為集「學校、傳福音中心、農業發展、及行政管理」的基地，好幫助他管理城市，¹⁴引致本篤修會的修道院與城市形成更加相互依靠的關係。

2.0 克呂尼修會 (Cluniacs)

• 歷史背景

到了十世紀初，教會與修道會漸變得腐化，禁慾運動開始復興。為響應這運動，亞吉田(Aquitaine)的公爵，敬虔者威廉(William the Pious)於 910 年在法國東部的克呂尼(Cluny)建立了克呂尼修道院。在經過幾屆甚有領導才能的院長帶領後，克呂尼修道院已成為當時群院之首，並以「聖本篤規條」為藍本，形成克呂尼修道會。¹⁵

¹² 其中一個原因是查理曼對修道主義所關注的，主要是教育及文化方面的價值，而不是禁慾思想。參：華爾克：《基督教會史》，頁 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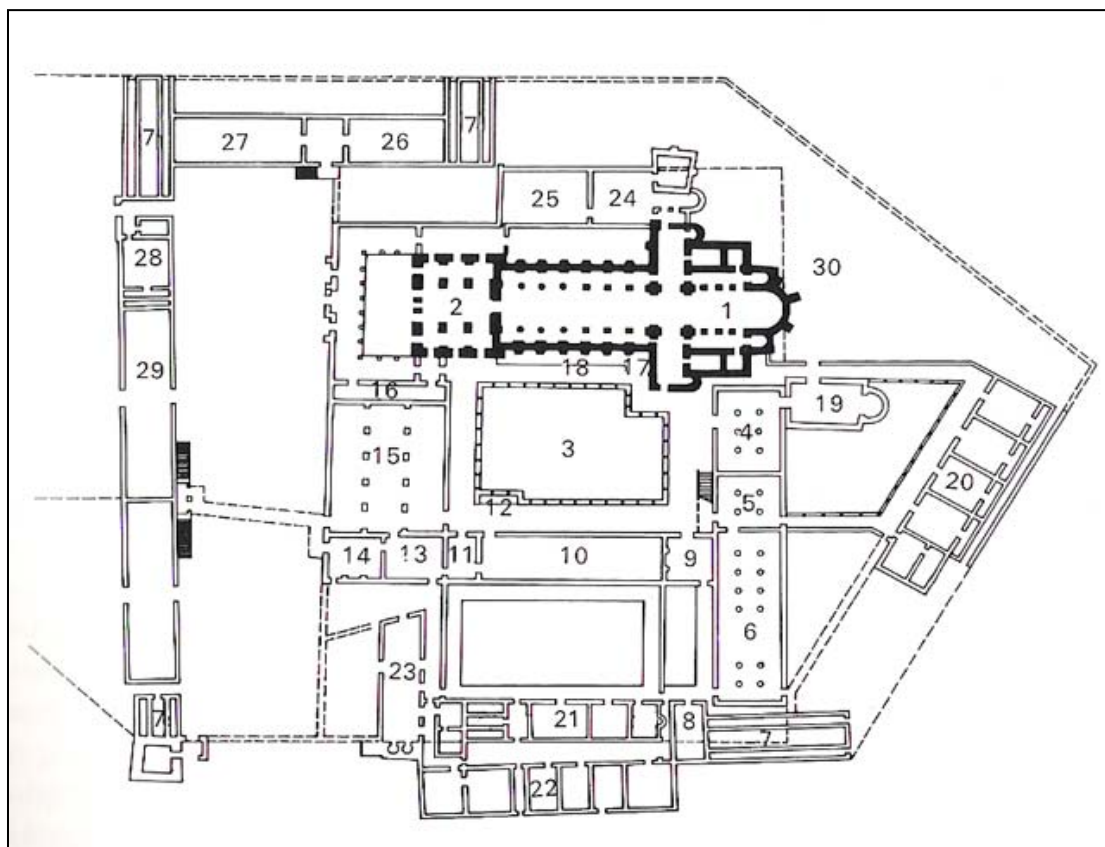
¹³ 可參照本篤修會院規第五十六條。Emmanuel Heufelder, *The way to God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 trans. Luke Eberle (Kalamazoo, Michigan :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3), 281。

¹⁴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38.

¹⁵ 華爾克：《基督教會史》，頁 348 – 349。

• 克呂尼修道院二世 (Cluny II)¹⁶

克呂尼修道院建於克呂尼的郊區，但卻不是與城市完全隔絕，於 981 年重建完成後，¹⁷正式改名為克呂尼修道院二世。¹⁸



• 2a 克呂尼修道院二世平面圖

克呂尼修道院二世的設計保留了聖哥修道院的首三個區域，卻刪除了工人的宿舍及大部份工場。而首三個區域的排列亦與聖哥修道院的相似，只有以下一些改動：在「迴廊庭園」(3)的東面增設了「會規室」(chapter-house)(4)；¹⁹將見習修士的宿舍(21)與醫務所(20)分開，並遷移到修道院的南面；及刪除了服侍貴賓(包括皇帝的)宿舍。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改變就是在修道院的西面增設了「非神職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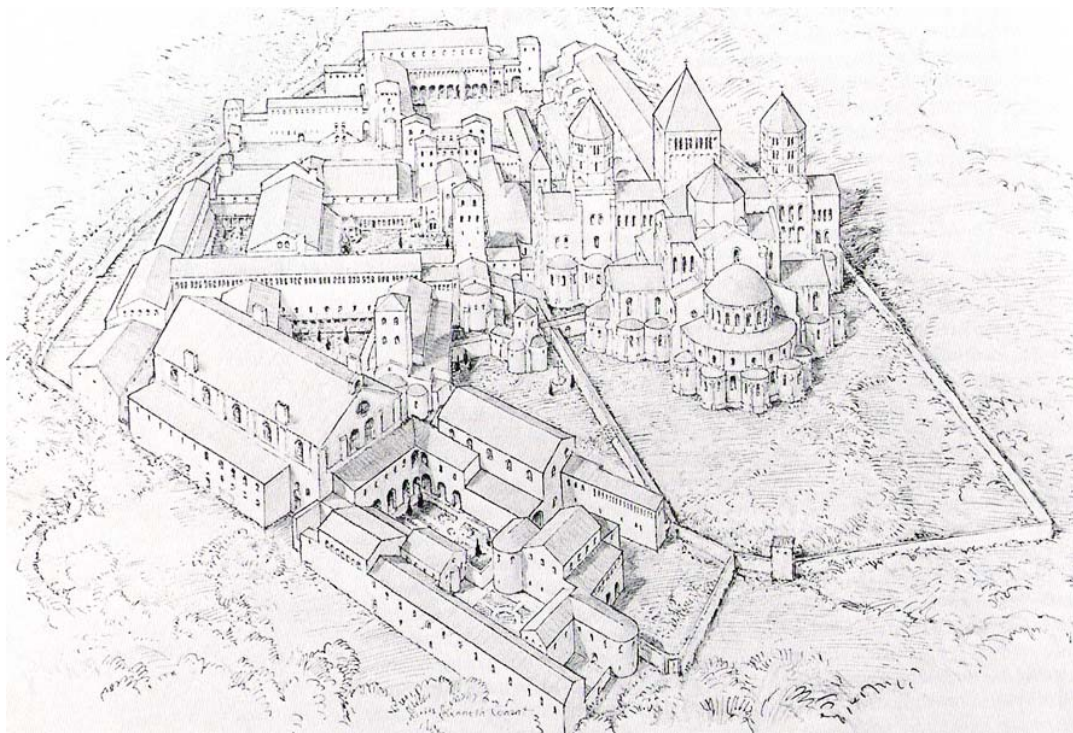
¹⁶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52 – 57.

¹⁷ 此重建由修道院第四代院長馬日絡(Magolus)開始。參：同上書，頁 51。

¹⁸ 克呂尼修道院在經過兩次的重建後，成為西歐歷史上最大的修道院。參：同上書，頁 47。

¹⁹ 同上書，頁 47。

(lay-brother/conversi)的宿舍及飯堂(29)，成為以後的修道院的傳統。



• 2b 克呂尼修道院的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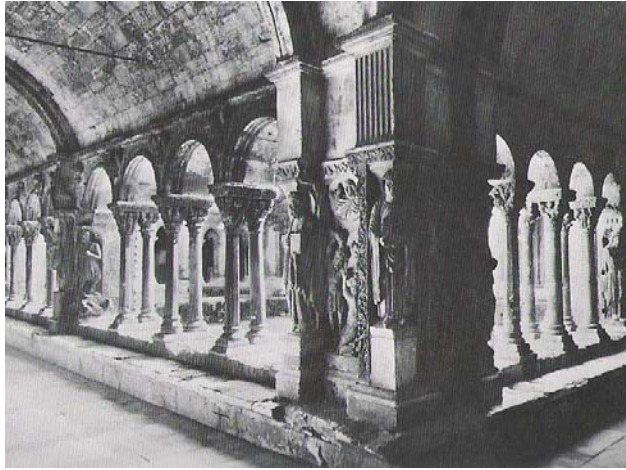
此外，克呂尼修道院內的牆壁及柱身多有花巧的雕刻，而窗戶亦以彩色玻璃製成，可謂莊煌華麗。而修道院中的唯一工作地方(22)，亦只供金匠(goldsmiths)、瓷漆師父(Enamellists)及製造彩色玻璃的師父所用。



• 2c 彩色玻璃窗



• 2d 教堂牆壁上細緻的雕刻



• 2e 從迴廊向庭園內望



• 2f 柱頭上的雕刻

• 背後理念

首先，修道院刪除了皇帝的宿舍，反映皇權對克呂尼修會的影響已完全消失。事實上，克呂尼修道會是自治的，只受教皇保護，不受任何貴族、地區主教、甚至皇帝的干涉。²⁰

其次，從修道院中的工場大幅的減少，可了解到克呂尼修道會不太注重勞動的工作，並將大部份的時間用在禮儀敬拜(liturgy)上，²¹與本篤修道會主張三者平衡的理念有所不同。²²

此外，爲了讓修士們更能離開群眾而專心敬拜上帝，克呂尼修道會將修道院設於郊區外，並引入「非神職信徒」的概念，²³好讓修士們能騰出更多時間敬拜上帝。而增設「會規室」(chapter-house)的目的，也是爲修士們能聚在一起研讀修會規條。從這些改變中可看到克呂尼修道會開始再次注重「出世」思想。

最後，雖然克呂尼修會的起源是回應禁慾運動，但從修道院中華麗的彩色玻璃窗戶及精緻的雕刻，可看出他們仍然喜愛以象徵及藝術來表達他們的信仰。²⁴

²⁰ 谷勒本：《教會歷史》，李少蘭譯（香港：道聲出版社，1996），頁 238。

²¹ 他們甚至連閱讀時間也大量減少。參：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51。

²² 同上書，頁 51。

²³ 非神職信徒主要負責所有勞動的工作，維持修道院的運作，但他們同樣須要宣誓及遵守特別爲他們而設的規條。參：Carl A. Volz, *The Medieval Church*, 88。

²⁴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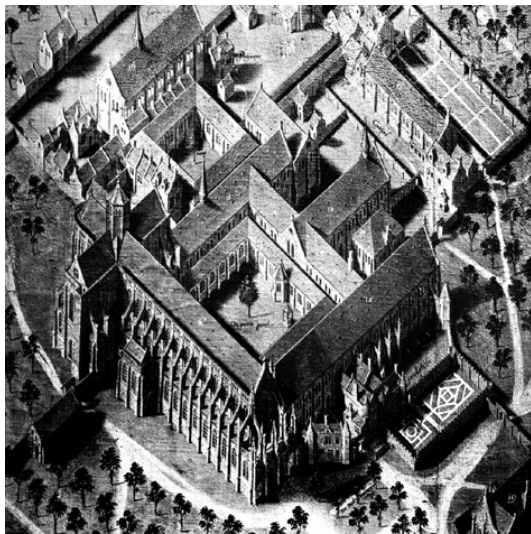
3.0 細斯特仙修會 (Cistercians)

• 歷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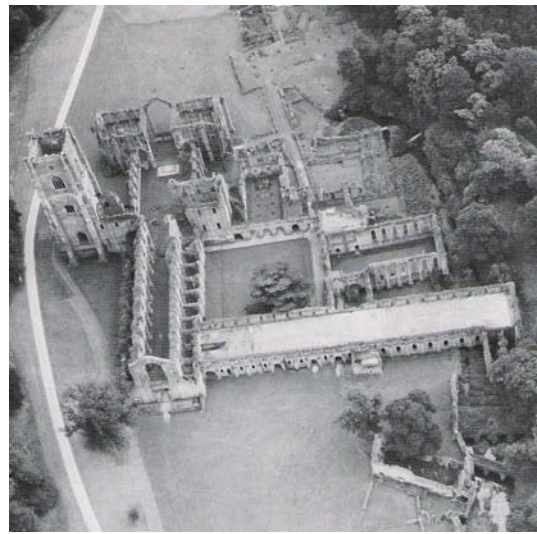
克呂尼修會主導西方修道會到十一世紀末，到了十二世紀則由細斯特仙修會接棒。當時一名本篤修會的修士若伯特(Robert)心感修道院的生活腐化，因此於1096年在西特俄(Citeaux)建立一所紀律嚴名及簡樸的修道院，同樣以「本篤修會規條」為院規，在當時吸引很多信徒慕名加入，形成了早期的細斯特仙修會；及後因當代聖徒領袖之一的伯爾拿(Bernard)加入，使細斯特仙修會更有名聲。²⁵

• 細斯特仙修道院的標準藍圖²⁶

每一所細斯特仙修道院的藍圖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以簡單的幾何設計(Geometric Simplicity)為主。它們大多建於偏僻山谷的溪澗旁邊，與城市完全隔絕，當中只供修士生活，並沒有朝聖者旅舍等公開的地方。²⁷



• 3a 細斯特仙修道院的素描



• 3b 范登斯(Fountains)修道院的遺址

細斯特仙修道院中有很多將修士與非神職信徒分隔的措施，例如在「迴廊花園」北面的教堂當中，²⁸有一「聖壇屏風」(rood-screen) (5)將教堂分為修士坐區(3)及非神職信徒坐區(6)，而他們進入教堂的通道也是完全分隔的，前者使用在「迴廊庭園」的入口(12)，後者則經一條只供非神職信徒使用的密封小巷(26)；

²⁵ 華爾克：《基督教會史》，頁 392 – 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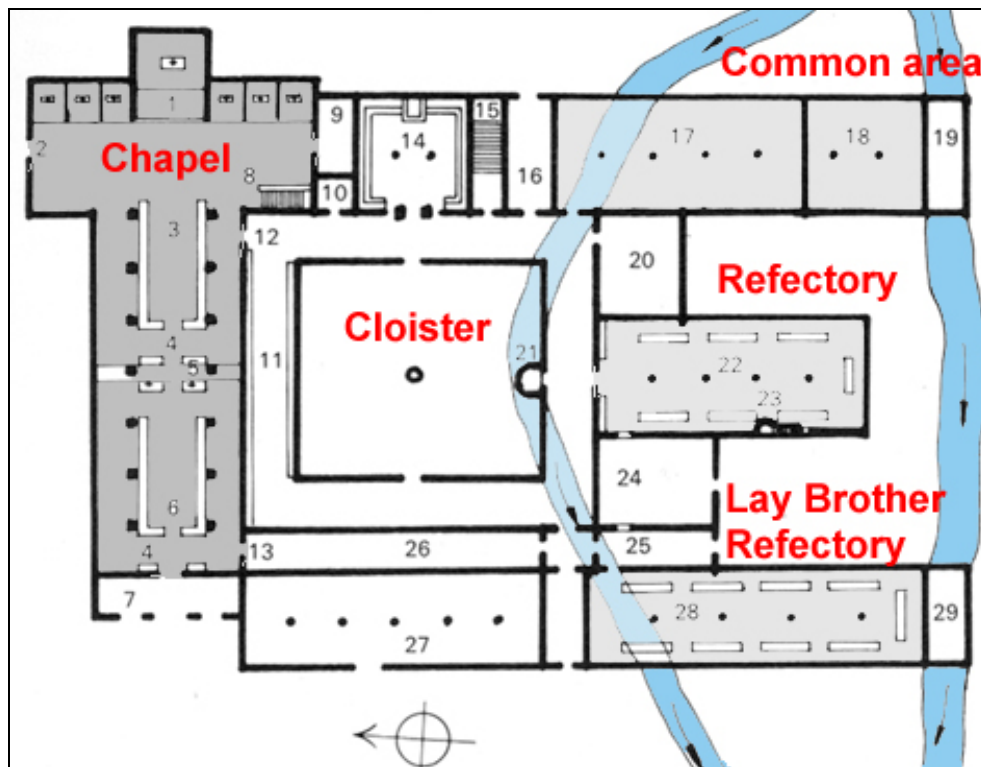
²⁶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74 - 78

²⁷ 一些修道院甚至沒有醫務所等服務設施。參：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75。

²⁸ 參註 11。

而這小巷也可將「迴廊庭園」與非神職信徒的活動地方隔離；不但如此，他們更將食堂(22)的方向由平行變為垂直於「迴廊庭園」，好讓廚房(24)能將修士與非神職信徒的食堂(28)隔開。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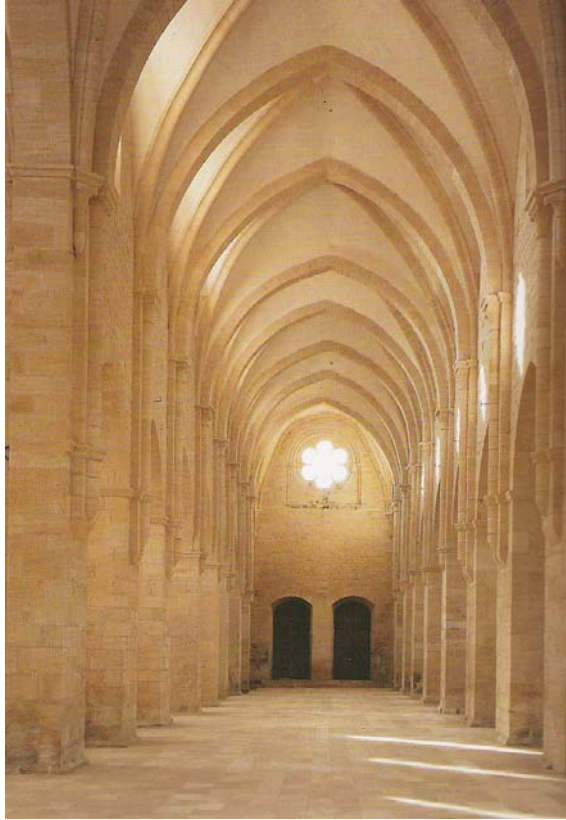
此外，「會規室」(chapter-house)(14)設在教堂南面，面向「迴廊庭園」的中央，更顯出其重要性。而在「迴廊花園」中央則有一噴泉(21)，以供他們在每次進餐前洗手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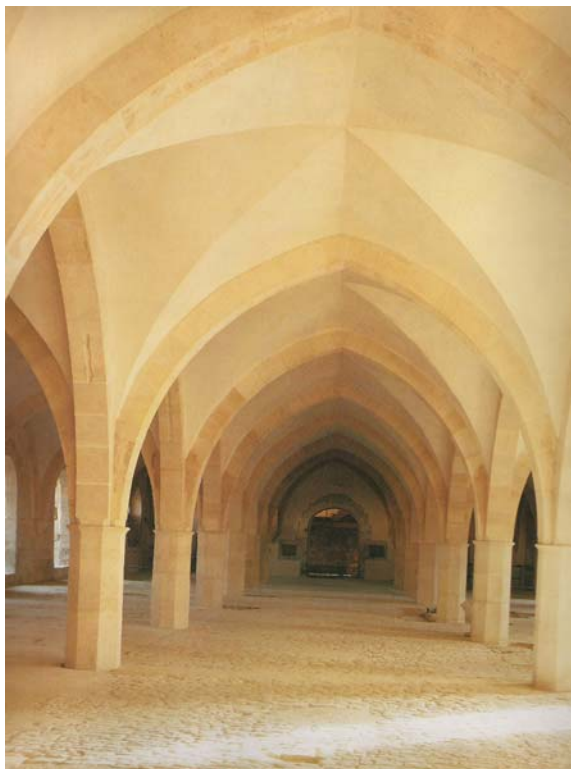
- 3c 細斯特仙修道院的標準藍圖

細斯特仙修道院多以未經裝飾的石頭建造，牆身是灰白色及沒有花巧的雕刻，窗戶也不可用彩色的玻璃，在院中也不許擺放任何藝術擺設、圖畫及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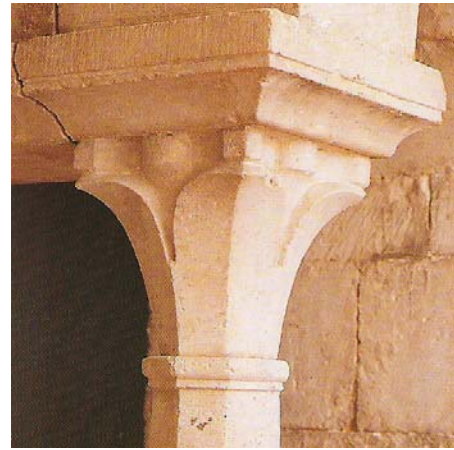
²⁹ 這些安排除了讓修士看不到非神職信徒外，甚至連他們的聲音也隔絕。參：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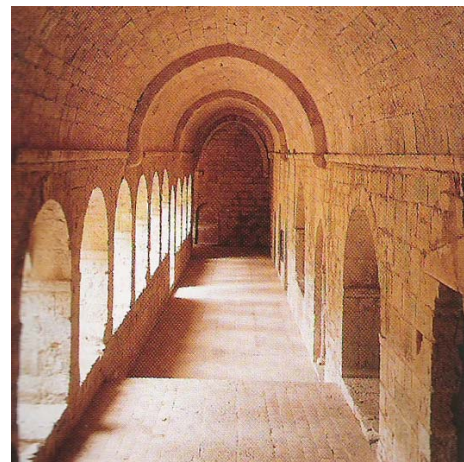
• 3d 教堂的內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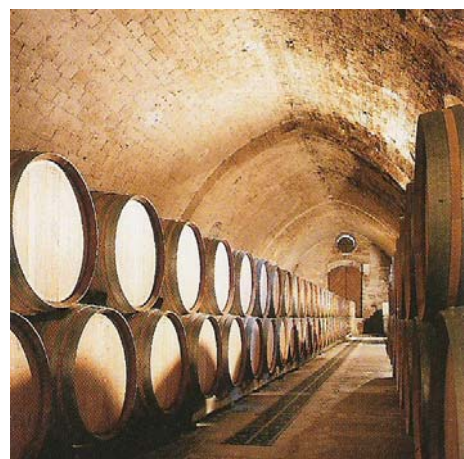
• 3e 非神職信徒的宿舍



• 3f 柱頭簡單的雕刻



• 3g 迴廊一角(11)



• 3h 酒窖(27)

• 背後理念

細斯特仙修道院一致的藍圖正反映他們在屬靈及禮儀上的統一性 (Uniformity in spirituality and liturgy)；³⁰而從修道院簡單的設計及裝飾的禁用，可見到他們對簡樸生活的渴望，甚至演變成對貧窮(poverty)的追求。³¹事實上，這心態也反映在他們的飲食、衣著及其他生活細節上。³²

其次，修道院與城市的隔絕，正反映了他們的「出世」思想，甚至寧願違反「聖本篤規條」，也不願設立宿舍照顧路過的朝聖者及病人；而修士與非神職信徒的分隔措施，也同樣顯出他們遠離群眾的決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實這些非神職信徒也是同樣追求離世退隱的生活，這也是他們加入修道院的原因。此外，這些分隔的安排，也反映修會在屬靈上的分級。

4.0 卡爾特修會 (Carthusians)

• 歷史背景

在細斯特仙修道會成立的時期，亦有另一個同樣對抗腐化風氣的修道會在蘊釀當中，它就是卡爾特修道會。原是學校校長的布魯諾(Bruno of Cologne)於1084年，與六位同伴仿效早期埃及的修道形式，在法國高山上的沙特赫斯(Chartreuse)建立了一所修道院。起初布魯諾並沒有為修道院設立任何規條，直至到第四任院長才以「聖本篤規條」為藍本定下他們的規條。³³

• 克萊蒙修道院(Clermont Charterhouse)

克萊蒙修道院亦是建在高山之上，被堅固的圍牆及七座高塔(17)所保護，並由兩個庭園所組成，分別是「院長前園」(Prior's forecourt)(3)及「迴廊庭園」(4)。

³⁰ David Knowles, *Christian Monasticism* (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9), 105.

³¹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72.

³² 細斯特仙修會的修士反對任何修飾，他們的衣服是用未經過加工的粗布製，所以被稱為白衣修士；而他們規定每日只吃兩餐，當中禁止吃肉；晚上甚至只睡在乾草上。參：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105-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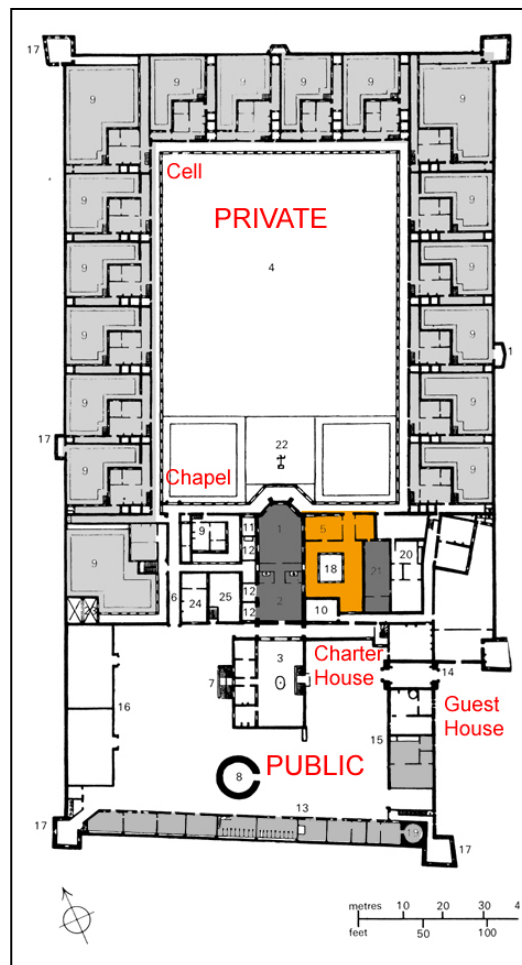
³³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111.

從全院唯一的入口(14)可進到「院長前園」，它是被賓客宿舍(guest-house)(15)、穀倉(16)及馬槽(13)所包圍，在庭園中間便是院長房子(7)。而分隔兩個庭園的分別是中間的教堂及兩旁的食堂(21)、廚房(20)、「會規室」(5)及副院長房子(24)等。教堂雖小但同樣分為修士坐區(1)及非神職信徒坐區(2)，並以一走廊相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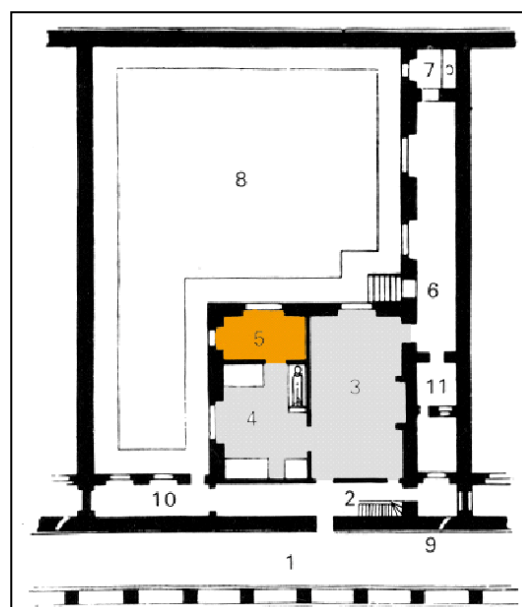
除修士以外，「迴廊庭園」是絕對禁止外人進入的，它是被十八個「單人小室」(cell)(9)所包圍，而在庭園中間則是修院墓地(22)，亦是默想的地方。

由迴廊(1)可進到「單人小室」前的走廊(2)，這走廊有隔聲作用，也只准修士及院長使用，非神職信徒也只能由牆上的「狹縫」(slit)(9)放進食物。內裡的房子由三房組成(3-5)，當中只有四件家俱，兩本書作閱讀。花園(8)面積有房子的三倍，被高牆所包圍，修士可在這裡默想。

服侍修士們的非神職信徒則住在山下，與修士們保持更遠距離。³⁴



• 4a 克萊蒙修道院平面圖



• 4b 「單人小室」(Cell)平面圖

³⁴ David, *Christian Monasticism*, 66.

- 背後理念

克萊蒙修道院的設計可以說是集「獨居式」(anchoritic)及「群居式」(coenobitic)修道主義於一身。修士們雖住在同一修道院，但他們無論用膳、工作、禱告及睡覺都各自在自己的房子裡進行，每星期只准許與其他修士有一個小時的屬靈經驗分享，其他時間都要保持安靜，重新過著早期沙漠教父的生活。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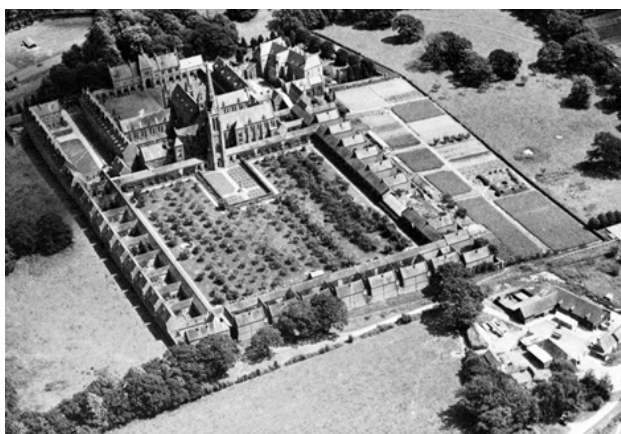


- 4c 建在高山之上的沙特赫斯(Chartreuse)修道院

修士們與外間的聯繫也可說是完全隔絕的，所有外出活動也是禁止，就連與非神職信徒會面的機會也沒有，可謂過著完全退隱的生活，可看到卡爾特修會「不只需要孤獨，甚至要感受孤獨」(did not want to be alone, but also to feel alone)。³⁶



- 4d 「迴廊庭園」被「單人小室」所包圍



- 4e 規模較大的卡爾特修道院

³⁵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111.

³⁶ 同上書，頁 114。

(二) 修道主義的演變

1.0 歷史演變的循環

從以上四個不同時代的修道院建築，我們大致可了解到中世紀修道會的發展及背後修道主義的演變。在當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歷史的循環，就是每當一個修道會誕生時，都會懷著崇高的理想，但在若干年月後，便會開始腐化，於是又有另一群人士提出改革，組成新的修道會，而改革後的修道主義往往比以前帶有更深的「出世」(out of the world)思想。

舉例來說，本篤修會的修道院多建在城市之中，與皇帝及社會均有緊密的聯繫，甚至可說是「小型的城市中心」(miniature civic centre)³⁷；而後來的克呂尼修會則擺脫了皇帝的影響，並將修道院遷回郊區，期望與城市建立分隔而不孤立(separation but not isolation)的關係；但到了細斯特仙修會的出現，卻將修道主義引向更「出世」的方向，他們把修道院建在山谷之中，完全與社會隔絕，修士與非神職信徒也是完全分隔的；最後，卡爾特修會更將這種「出世」思想推向高峰，修士們各自住在「單人小室」，不僅與世界隔絕，甚至與其他人隔離，比在獄中生活更為孤立。

從這些不斷重複的歷史循環當中，我們可看到「出世」的思想不僅不能幫助修道主義走出腐化的宿命，甚至可以說就是這種思想把修道主義引進一個死胡同。事實上，由十三世紀開始，歐洲的修道院的數字已不斷下降，昔日修道主義的光采也不復在。³⁸

2.0 「出世」思想的矛盾

誠然，修道院的沒落背後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例如社會的轉型、政治及經濟上的衝擊等；³⁹但由始至終，「出世」的思想卻是修道主義中最基本的掙扎及要處理的矛盾。「出世」思想的原意是要抗衡教會和修道會的「世俗化」，以免修士和信徒被世界所沾染，但為何最後未能成功呢？我們可從以下三個層面作出探討。

• 社會發展

³⁷ David, *Christian Monasticism*, 39.

³⁸ 例如在法國，十三世紀時尚有 287 所修道院，但僅在一世紀後，就下降到 53 所，而到了十五世紀則只剩下 26 所。參：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頁 193。

³⁹ Richard W. Southern,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Harmondsworth, Eng. : Penguin Books, 1970), 230 – 236.

爲了能與世隔絕，修道院的選址大多在一些偏僻的郊區，在建院初時，也確實能享受到「出世」的退隱生活。但因著修士們勤奮的工作，加上貴族和武士的捐獻，漸漸爲他們帶來可觀的積蓄；而修士們閱讀的習慣及田野工作的經驗亦使他們成爲農耕和畜牧的專家。⁴⁰這些因素開始吸引一些貧窮人來到修道院附近定居，期望能得到修道院的幫助，而「修院地域」(monastic precinct)亦因此漸漸形成。正是這個城市發展的自然規律，再次把修道院帶回「世界」當中。

• 教會責任

無論世界敗壞的情況是如何嚴重，教會和修道會不僅不可以逃避，更有責任在罪惡的世界中作鹽作光。其實，早在四世紀時，希臘神學家巴西勒(Basil the Great)已爲修道主義寫下第一份詳細的規條，⁴¹當中清楚指明修士的生活和工作應是「入世」(in the world)及「爲世」(for the world)，⁴²而絕非「出世」的，而從聖哥修道院的規劃，也可看到本篤修會確實期望能藉著教育及醫療等服務，行善救濟，幫助有需要的人，亦因此吸引很多人加入該修道會。可惜的是，本篤修會的「入世」卻使他們變得世俗和腐敗，從而令到以後的修道會選擇走向「出世」的道路。

• 個人靈命

無可否認，「出世」的退隱生活確實能幫助個人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親近神，對個人靈命定有所提昇；但本性罪惡的人又是否能藉著逃避世界而能達到聖潔呢？事實上，很多修道院的敗壞，正是因一些「出世」已久的修士的貪婪、墮落、甚至淫亂所致。⁴³

而且，「出世」的修道主義往往引向宗教上的神秘主義，追求一種神秘色彩濃厚的經驗，甚至期望與他人完全隔離，單單與主聯合。⁴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曾追求這種神秘的經驗，他因內心無法克服的痛苦，進入修道院，嚴格地遵守禁慾及封閉的生活，但這沒有減輕他的痛苦，直到他透過聖經明白上帝的啓示後，才從自我封閉中走出來，離開了修道院，再次「入世」並以「因信稱義」的道理喚醒信徒。⁴⁵他的經歷正好反映這種「出世」思想及神秘主義的困局。

⁴⁰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73.

⁴¹ 這規條分爲兩部份，長的名爲「日課規條」，有 313 條，短的名爲「佈道規條」，有 55 條，一段相信聖本篤規條也有參考它而寫成。參：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頁 5。

⁴² Wolfgang, *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 14.

⁴³ 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頁 193。

⁴⁴ 李振群：《透視 2000，卷二：中古教會》(馬來西亞：協傳培訓中心，1999)，頁 89。

⁴⁵ 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頁 195 – 196。

(三) 對香港教會的啓迪及反省

既然現今香港的教會已是建在城市當中，⁴⁶以上對於修道主義的演變及「出世」思想的討論，對我們又有何重要呢？在這裡，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作出反省。

1.0 「入世」而「不屬世」

正如上述所說，修道主義的「出世」思想，正是因抗衡教會的「世俗化」而生，而昔日修道會出現腐敗的情況時，每每都有新的改革，帶來新修道會的出現，雖然他們常常採取消極的「出世」思想，但也反映他們不想被世俗沾染的決心及對信仰的認真程度。

現今香港的教會活在城市當中，同樣面對「世俗化」的衝擊，但與修士們的決心和認真相比，我們便顯得非常懦弱了；雖然香港教會的領袖過去也曾經組織多次的復興運動，但教會「世俗化」的情況卻明顯愈來愈嚴重。⁴⁷沒錯，我們確是沒有像修士般離開這個世界(事實上，我們也許並不願意離開它!)，但卻未能真正成爲「入世」卻「不屬世」的信徒。

無論如何，我們或許不同意中世紀修道會爲抗衡「世俗化」而逃離世界的做法，但他們對抗「世俗化」的決心卻是非常值得現今的信徒所學習的。

2.0 真正的「入世」

此外，更值得反省的是，現今香港的教會是否真的「入世」，擔起作鹽作光的責任呢？固然，從建築物的角度，香港的教會確實是建在城市當中，但我們是否真的進到社會中，像聖哥修道院的設計理念那樣服侍人群呢？還是封閉在自我的世界，享受自己的屬靈花園，與社會沒有聯繫，成爲另一種形態的克萊蒙修道院呢？

也許中世紀修道主義的發展歷史，正好給我們一個借鏡和警惕，自我封閉的教會不僅不能保護信徒的靈命，更只會使教會與世界脫軌，甚至沒落在歷史當中！

⁴⁶ 相比起中世紀的郊區，整個香港也可算是城市。

⁴⁷ 或許我們很難衡量教會「世俗化」的情況，但以一些具體的例子，如信徒離婚數字的增加，也能反映教會「世俗化」的嚴重程度。參：甄敏宜：〈信徒鬧離婚，教會怎麼辦？〉《時代論壇》第972期(2006年4月)。

(四) 總結

從修道院的建築讓我們了解到中世紀修道主義的演變，更明白到中世紀的修士同樣面對「入世」而「不屬世」的屬靈挑戰，而他們正是爲了持守後者而犧牲了前者；面對同樣的挑戰，現今香港的信徒又應如何自處呢？是否反而只選擇前者而犧牲後者呢？或許主耶穌爲我們的禱告正正能給我們一些提醒和幫助：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out of the world**)，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他們不屬世界(**of the world**)，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樣差我到世上(**into the world**)，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十七 15 -18)*

圖片來源

1a	修改自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39.
1b	修改自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42.
2a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55.
2b	David Knowles, <i>Christian Monasticism</i> (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9), 47.
2c	David Knowles, <i>Christian Monasticism</i> (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9), 80.
2d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58.
2e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64.
2f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62.
3a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95.
3b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84.
3c	修改自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75.
3d	Jean-Francois Leroux-Dhuys, <i>Cistercian Abbeys :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 , Trans. Elizabeth Clegg, Caroline Higgitt, Marie-Noelle Ryan (Paris : Konemann, 1998), 112.
3e	Jean-Francois Leroux-Dhuys, <i>Cistercian Abbeys :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 , Trans. Elizabeth Clegg, Caroline Higgitt, Marie-Noelle Ryan (Paris : Konemann, 1998), 30.
3f	Jean-Francois Leroux-Dhuys, <i>Cistercian Abbeys :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 , Trans. Elizabeth Clegg, Caroline Higgitt, Marie-Noelle Ryan (Paris : Konemann, 1998), 116.
3g	Jean-Francois Leroux-Dhuys, <i>Cistercian Abbeys :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 , Trans. Elizabeth Clegg, Caroline Higgitt, Marie-Noelle Ryan (Paris : Konemann, 1998), 39.
3h	Jean-Francois Leroux-Dhuys, <i>Cistercian Abbeys :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 , Trans. Elizabeth Clegg, Caroline Higgitt, Marie-Noelle Ryan (Paris : Konemann, 1998), 78.
4a	修改自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112.
4b	修改自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114.
4c	Jean-Francois Leroux-Dhuys, <i>Cistercian Abbeys :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 , Trans. Elizabeth Clegg, Caroline Higgitt, Marie-Noelle Ryan (Paris : Konemann, 1998),

	88.
4d	Jean-Francois Leroux-Dhuys, <i>Cistercian Abbeys :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i> , Trans. Elizabeth Clegg, Caroline Higgitt, Marie-Noelle Ryan (Paris : Konemann, 1998), 88.
4e	Wolfgang Braunfels, <i>Monasteri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Orders</i> , Trans. Alastair Lain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124.